

故乡的黄葛树

■ 李晓

茂密的树木可映射出一座城市强大的气场。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树，枝干上一圈圈漾开的年轮，就如同记录了一座城旧时的模样。岁月流光从那些枝叶闪烁的缝隙里，投射到一座城里浸满岁月包浆的路面、老墙头……光影斑驳的树，让我有时恍惚觉得，是一座城微微聚起的眉峰。

深刻在我记忆中的莫过于故乡城里的黄葛树，它们是我故乡城市的特有DNA。瞧它们憨憨厚厚、粗粗壮壮，哨兵一样站立在滨江路上，浓荫密盖、庄重老成，俨如植物世界里的老僧入定。

从前在城内的老巷子里，根繁叶茂的黄葛树随处可见。炎热的夏日里，人们常常是一把蒲扇掩面，断断续续的鼾声响起，醉于酣梦中。风起时，树上叶子哗啦啦作响，此时若将耳朵贴近树身，即可听见树肚子里汩汩的声音。

有一年老巷子里因为安装地下管道，被移栽了一棵黄葛树。我看见老巷子的人，自发簇拥在老树还残留的根边，低着头沉默不语，像是在为黄葛树的离去而默哀。其实哀悼的，何尝不是老树陪伴他们的老时光。

我的老朋友老孙，大家都叫他孙胡子，他家住的老巷子里有一棵黄葛树，爬起来的虬劲根须附在

一段斜坡老墙上，一眼望去如同一个巨大浮雕。那年，孙胡子的老爹去世了，他把灵堂搭建在老巷子里，把老爹的黑白遗像挂在树根盘绕的老墙上，巷子口的街坊四邻，相继来悼念。遗像上的老爹，面容和善清瘦，胡须皓然。这样一个慈祥老人，生于斯长于斯又逝于斯。缅怀中，熟悉的场景一一闪过，大风起了，电闪雷鸣中，老巷子里谁家的门窗忘了关，老爹就会一家一家上前，顺手掩上一扇门、一扇窗……凡事诸多，人们大抵难以忘却的莫过于老爹身上这般老巷里的人文情怀。

三峡工程开始蓄水那年，175米水位淹没线下的老城，移民大潮的涛声从群山间隐隐而来。孙胡子家所在巷子里的这棵老黄葛树，也要搬家了。孙胡子的大儿子，作为移民搬迁到了新城，临走时带走了黄葛树下的几把泥土。当黄葛树被工人们移走时，露出了硕大根须，如同满嘴的牙齿，像极了树张大了嘴在拼命呼喊。我看见孙胡子抱住那粗大的树干，用长满胡子的嘴唇亲吻着……

不久后，一座崭新的城市，很快在大水边拔地而起，亭亭玉立。后来，这棵树被编号移栽到了滨江大道上。一年春节，孙胡子在上海工作的二儿子回到故乡城市，一家人来到湖边，寻找水下曾经的家园。我陪同在侧。

面对浩淼湖面，孙胡子特地乘船，上演了一

出当代版的刻舟求剑情景剧，最终在湖水中央终于求证到了老家的遗址。他掬起一捧湖水，一饮而尽。我看见孙胡子喉结滚动，眼圈发红。

新城的滨江大道，仍然是一排排黄葛树苍翠挺立，孙胡子一家人一路走、一路看，终于找到了那棵被编了号有身份证的黄葛树！孙胡子的二儿子抱住那棵树，哽咽失声。老巷子里的黄葛树啊！

孙胡子一遍一遍喃喃着往日老城里的街巷名字，这些老街老巷，现都已淹没了滔滔水下，它们寂静无声，却时时刻刻响动着涛声，“漫”到梦里来。

靠什么“复活”那些城里老街老巷的记忆，让一座城的昨日时光魂兮归来？我故乡的城，像亲人一样对待着这些刻满时光印记的黄葛树，将它们移植到滨江路上，一棵一颗编了号。在这座城市的客厅之上，古老的黄葛树们给了老城人心头最温暖的抚慰。人们常常看到了它们，就如同恍若望见了失散的亲人，找回了被“屏蔽”的旧时美好时光。

现如今，这些黄葛树，就如同城市客厅边的巨大盆景，在时光孕育的湖边，摇曳成郁郁葱葱的独特风景。这座沧桑重生的城市，地下岁月中绵延的根须继续盘根错节，地上湖面浸满城南旧事的水声轻轻荡漾……

遇见，美好



■ 王阿丽

那是一个冬天，我出差入住宾馆时已观察好周围的环境，宾馆前穿过马路是大运河风光带，做好了次日清晨去散步的准备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乘电梯下楼时，遇到一位老外推了两只拖箱，跟我用英文打招呼，我用英文回应。之后相互谦让着上了电梯，老外用英文问我话，我没听懂，回了句：“Sorry, I don't know.”之后他就一直盯着电梯里的楼层数字看，我估计他不是要退房就是去吃早餐，就估摸着指了指电梯按钮上的某个数字，他一个劲儿地感谢！

冬天的清晨，风吹着有些冷，青青河边柳，飘着长发便觉风情万种了。运河边有一片竹林，很羡慕那片竹林啊！与运河水朝夕相伴，你，缓缓流淌；我，在岸上行注目礼，这个距离刚好。

银杏树褪去了五彩裙，骄傲地摇曳着枝条，仿佛告诉人们：“虽然是冬天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呢！”透过枝条观看清晨的阳光，光芒四射。

对面，一位老爷子推着轮椅缓缓走来，轮椅上坐着的老婆婆应该是他的妻子，正仰头与他谈着什么，脸上呈现着快乐的笑容。披一身朝霞，剪一段回忆，有你、有我，这日常里的幸福便是垂手可得，哪用去寻找啊！

一条正围着主人转圈的小白犬，兀自停下来嗅着路边的小草。想必，这冬的氛围它也感受到了吧，无论主人怎么吆喝，它就是不肯走啊，只管摇着尾巴，乐在其中了。

散步大约20分钟后，我回到宾馆吃早餐。看到电梯偶遇的那位老外坐在总台前，看样子当时我的判断没错。

心里突然就冒出了一个词——遇见。遇见，有些是约定的，有些是偶然的。那些不期而然的遇见，总会不经意给你留下一些有意思的回忆，让你能过滤掉不快，留下美好，心向光明。

遇见，有些陌生将变成永远的陌生，谁会预知某月的某一天还会再见，之后竟然会变成熟悉。譬如，我这次出差，遇见了一位10多年前我曾经教过的学生，还意外遇见了我中专同学的儿子。曾经的陌生人，由陌生变为熟悉也许是10年、20年，也许只是某天的某个时间。

遇见，一份意外的美好，足以将旅途装点得灿若朝霞，让美好伴随一路风雨兼程。

(作者供职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台供电公司)

暖心的冬藏



■ 刘峰

静静的雪夜梦里，我常常“回”到千里之外的故乡，怀着深深的爱，一次次融入欢腾的冬藏时光，美滋滋享受山里的松鼠所带来的欢乐……只因心中有爱，感觉山乡的冬天并不冷。

“三时足勤苦，真乐在冬藏”。在故乡，冬藏最忙心的，除了村民，还有松鼠！

这一时节，山乡的天空湛蓝湛蓝的，宛若一汪染料池。冬曦如村酿，人们忙着将粮食、蔬菜、柴火晾晒，给村庄涂上一笔绚丽的暖色调；屋瓦上，晾晒着紫灿灿的扁豆、杏黄黄的薯片、红艳艳的辣椒；稻坪上，晾晒着黄澄澄的稻谷、红殷殷的高粱、碧莹莹的豌豆；塘埂上，晾晒着乌红红的花菜、苍苍黄的烟叶、雪青青的萝卜……

最令小孩子兴奋不已的，是从山里采摘下来的各类坚果——松子、栗子、榛子、核桃……一箩箩，一筐筐，一筛筛，点缀在主粮中间，斑斓而缤纷。

一座座粮仓，一口口地窖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等待晒透后的食物填满！

松鼠也不例外在山里忙个不停，跳上跳下，蹦来蹦去，将一枚枚油亮亮的坚果收藏。人在山前忙碌，不时听见从山中传来唧唧的响动，是那么的悦耳，刹那间即可触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角，或疼惜，或爱怜，或欢欣。

要知道，这一群小精灵，是播种能手，是山中财神，被誉为“小山神”！

在当地，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：有一年大旱，山中闹饥荒，能吃的都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正当人们绝望的时候，一大批松鼠却“逃难”到此地，刹那间让饥民的眼里射出一缕缕如狼一般的绿光。就在这时，一位黄发麻衣的老翁路过此地，用毛茸茸的拂尘“拦”住了人们，劝大家行善积德，切勿伤害这一群弱小无辜的生命，天理轮回，自有好报。人们听从了劝告，纷纷放弃了捕杀。

令人们意想不到的，翌年春天，一场雨后，满

山遍野，一片繁绿，长出了数不清的果苗。虽然饥荒仍在延续，但是人们看到了希望，顽强地支撑着。三年过后的秋天，这些野树硕果累累，飘香醉人。人们就此幸运地活了下来。

这时人们才明白，这些大大小小的果实，原来是松鼠的“回报”。它们是冬藏高手，将近天寒，纷纷爬上高高的树巅，将人们采摘不到的坚果采下来，藏进地洞、树根、岩缝、石罅……藏着藏着，竟将食物遗忘了，一俟春日，这些种子便在雨水的浸润下，纷纷萌芽，齐刷刷地长了起来。仅几年工夫，坡岭峭崖，丘壑壑，冒出了一座座天然的“粮仓”。

自此以后，故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不允许任何人轻易伤害松鼠，一旦发现，严惩不贷！关于严惩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版本，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过。只因一代代山民早已养成了保护它们的好习惯，人和松鼠已是那样的亲密。

寒冷冬夜，满地银白，我坐在屋里读书，橘黄的玻璃窗上，洒出了一对小小的爪印，宛若悄悄绽放的梅蕊，抬眼一望，原来是松鼠拜访来啦！

为了表示对“客人”的殷情，我拿出家藏的花生、蚕豆、瓜子来招待它们，立即引来了它的一家子，纷纷竖起毛茸茸的棕尾巴，用前爪将食物捧向嘴边，一边咯咯咯地啃着，一边用紫葡萄般的小眼睛感激地望着我，让人刹那间泛起内心蛰伏已久的温柔，赶紧将家人喊来一起观赏，感觉故乡冬夜是多么的美妙！

至今忆起，冬藏是一件多么温暖、多么幸福、多么诗意的事情呀！它珍藏的，不仅是食物，还有满腔的热爱，让人眷恋，以赤子般的情怀，拥抱一个又一个崭新的、嫩绿的、希望的春天……

冬笋香

壮，宛如出水芙蓉，犹带着一些甘味，正是冬日餐桌上的珍品。

那时家里穷，一年到头，买不了几回肉。母亲买回的常常是肥肉，作为家里炒菜的油，剩下的油渣就是最美的佳肴。笋子是吸一些油的，和着肥肉混在一起炒，没有丝毫油腻的感觉。白白的肥肉和稍黄的笋子搅在一起，再拌入一些红红的辣椒，鲜艳夺目，让我们一家人啧啧称赞，把冬天的苦涩悄悄赶走。

冬笋炒腊肉，是一道家乡的特色菜。腊肉要拣肥肉偏多那种，冬笋吸收了腊肉多余的油脂后，色亮如玉，鲜香脆嫩，妙不可言。

母亲还常常会把吃不完的冬笋用水煮了，切成片，晒成笋干，或腌成酸笋。每逢客人到来，将干笋发开，笋片炒韭菜、笋片炒肉丝，或是酸笋蒸鱼头、酸笋炒大肠，无不风味独特。一碟冬笋上桌，满屋飘香；就着笋下酒，回味无穷。

梁实秋在《雅舍谈吃·笋》中写到：“冬笋最美……我从小最爱吃的一道菜，就是冬笋炒肉丝，加一点韭黄木耳，临起锅浇一勺绍兴酒，认为那是无上妙品，但是一定要我母亲亲自掌勺。”

梁先生的确写出了冬笋的真味。冬笋的味道，其实是母亲的味，故土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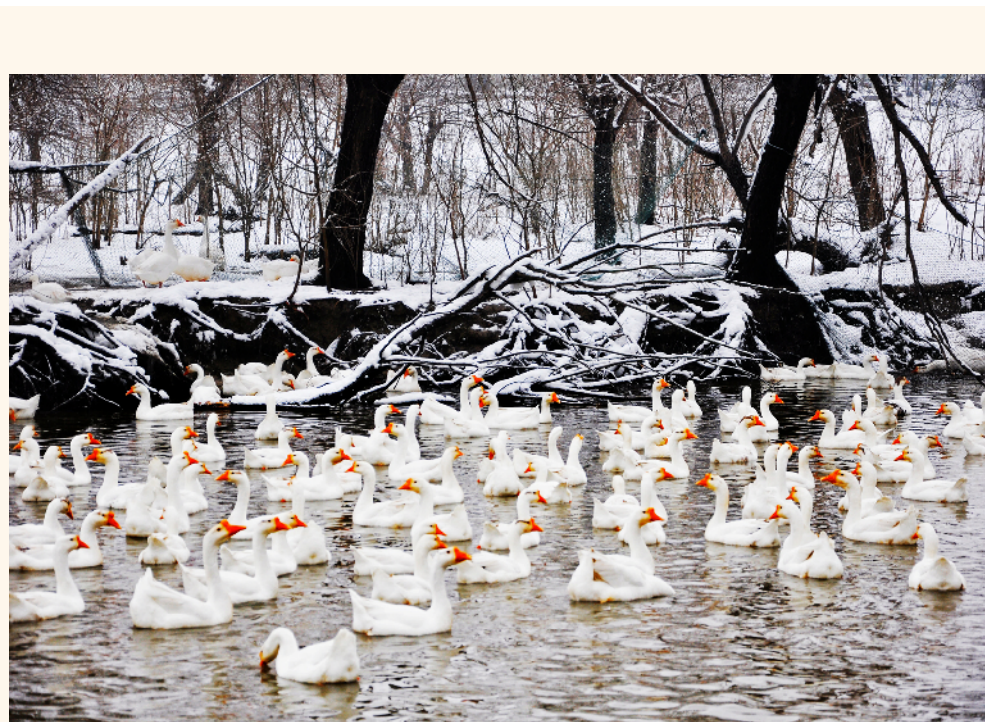
■ 黎洁

冬天的大地一派萧索，木叶多半凋零，枯草遍野，此时的竹林却愈加苍翠，林下铺满厚厚的竹叶，给人疏朗洁净的感觉。在这厚厚的枯竹叶下，有一种乡野至味正在悄悄生长，那就是冬笋。

儿时山里的冬天很宁静，清瘦的溪水寂寞地流着。溪畔，水柳、乌桕落叶了，伸向浅灰色天空的黑色枝丫，是在默默地期待春天么？此时，惟有漫山遍野的竹林，凝成一片又一片浓浓的绿。是留住了秋的云彩？还是酝酿着春的芬芳？村后那片茂密的竹林，渐渐传来一些笑声，那是家乡人在采冬笋。提到笋子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生机勃勃的“雨后春笋”。

其实，笋子在寒风刺骨的冬天便开已悄悄生长，在黑暗的泥土里奋力钻行，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。

冬笋柔嫩爽口，味道鲜美，而且营养丰富。冬寒时节，时令蔬菜屈指可数，萝卜、白菜难免吃得有点腻。新鲜挖出来的冬笋剥开笋衣，笋肉洁白光润，清新肥



冬浴

■ 韦森兴/摄